

幻情奇彩，前无古人：李贺《苏小小墓》

幽兰露，如啼眼。无物结同心，烟花不堪剪。
草如茵，松如盖。风为裳，水为佩。
油壁车，夕相待。冷翠烛，劳光彩。
西陵下，风吹雨。





苏小小，南齐钱塘名妓。西湖畔，她遇见一位男子，她撑着油纸伞，他骑着青骢马。一眼万年，就这样，他们相爱了。

后来，男子走了，说好一定要回来娶她，可是她等啊等，等，也没能等到他。曾经的百金相助，曾经的金玉良言，都在西陵下的风雨声中，一一消散了。

她不甘心做他人姬妾，终于魂丧西泠桥畔，时年19岁。

苏小小死后葬在西泠桥畔，前有墓碑“钱塘苏小小之墓”。上有诗云：“湖山此地曾埋玉，花月其人可铸金”。

今杭州西湖边有“慕才亭”，相传是她和她倾慕的男子当年相会的地方。

苏小小，是个美丽又颇具才情的女子。父母的过早离世，让她少了很多世俗的约束，思想更加自由独立，生命自主意识更加强烈。与同时代的女子相比，她无疑是个另类。她更加关注个人生命的自由，她想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。她向往自由，热爱自然，寄情山水。





她的遗愿：生在西泠，死在西泠，葬在西泠，不负一生爱好山水。

她兰心蕙质，充满才情，她将她的爱情写成诗：

我乘油壁车，郎乘青骢马。何处结同心？西陵松柏下。

她真情洒脱：

燕引莺招柳夹道，章台直接到西湖；春花秋月如相访，家住西泠妾姓苏。



最爱的是西湖山水。若一入樊笼，止可坐井观天，不能遨游于两峰三竺矣。况且富贵贫贱，皆系于命，若命中果有金屋之福，便决不生于娼妓之家。今既生于娼妓之家，则非金屋之命可知矣。倘入侯门，河东狮子，虽不逞威；三五小星，也须生妒。况豪华非耐久之物，富贵无一定之情，入身易，出头难，倒不如移金谷之名花，置之日中之市。嗅于鼻，谁不怜香？触之目，谁不爱色？千金一笑，花柳定自来争；十斛片时，风月何曾肯让。况香奁标美，有如钓饵甜甜，彤管飞声，不啻溪桃片片。

她去世之后，关于她的传说也一直不断。传说苏小小死后，芳魂不散，常常出没于花丛林间。

唐李绅在《真娘墓》诗序中说：“嘉兴县前有吴人苏小小墓，风雨之夕，或闻其上有歌吹之音。”

更有据史书记载，宋朝有个叫司马樾_{xī}的书生，在洛下梦一美人搴_{qiān}帷而歌，问其名，曰：西陵苏小小也。问歌何曲？曰：《黄金缕》。后五年，才仲以东坡荐举，为秦少章幕下官，因道其事。少章异之，曰：“苏小之墓，今在西泠，何不酹酒吊之。”才仲往寻其墓拜之。是夜，梦与同寝，曰：妾愿酬矣。自是幽昏三载，才仲亦卒于杭，葬小小墓侧。

苏小小离世后，更有许多文人来至她的坟前，凭吊悼念，又有众多文人，或为苏小小，或借苏小小之名挥毫作诗。如权德舆、白居易、刘禹锡、汤显祖、徐渭、朱彝尊等，皆有诗词留世。其中，写得最好，最优秀的作品当属李贺的《苏小小墓》。



1.【唐】**权德舆**《**苏小小墓**》：

万古荒坟在，悠然我独寻。寂寥红粉尽，冥寞黄泉深。
蔓草映寒水，空郊暖夕阴。风流有佳句，吟眺一伤心。

2.【唐】**白居易**《**杨柳枝词**》八首（其五）

苏州杨柳任君夸，更有钱塘胜馆娃。
若解多情寻小小，绿杨深处是苏家。

3.【唐】**刘禹锡**

钱塘山水有奇声，暂谪仙官领百城。
女妓还闻名小小，使君谁许唤卿卿。
鳌惊震海风雷起，蜃斗嘘天楼阁成。
莫道骚人在三楚，文星今向斗牛明。



4.【宋】沈原理《苏小小歌》

歌声引回波，舞衣散秋影。梦断别青楼，千秋香骨冷。青铜镜里双飞鸾，饥乌吊月啼勾栏。风吹野火火不灭，山妖笑入狐狸穴。西陵墓下钱塘潮，潮来潮去夕复朝。墓前杨柳不堪折，春风自绾(wan3)同心结。

5.元好问《题苏小像》

槐荫庭院宜清昼，帘卷香风透。美人图画阿谁留，都是宣和名笔内家收。莺莺燕燕分飞后，粉浅梨花瘦。只除苏小不风流，斜插一枝萱草凤钗头。





6.【明】许邦才《丁香花》

苏小西陵踏月回，香车白马引郎来。
当年剩绾同心结，此日春风为剪开。

7.【明】汤显祖《招庆寺》

晓风疏雨带云阴，翠黛轻衫湖水心。
一曲渭城底春色，西泠桥畔落花深。

8.【明】徐渭《苏小小墓》

一抔(pou2)苏小是耶非，绣口花腮烂舞衣。
自古佳人难再得，从今比翼罢双飞。
薤(xie4)边露眼啼痕浅，松下同心结带稀。
恨不颠狂如大阮，欠将一曲恸兵闺。





9.元好问《题苏小像》

槐荫庭院宜清昼，帘卷香风透。美人图画阿谁留，都是宣和名笔内家收。
莺莺燕燕分飞后，粉浅梨花瘦。只除苏小不风流，斜插一枝萱草凤钗头。

10.【明】袁宏道《西陵桥》

西陵桥，水长生。松叶细如针，不肯结罗带。莺如衫，燕如钗，油壁车，斫为柴。青骢马，自西来。昨日树头花，今朝陌上土。恨血与啼魂，一半逐风雨。



11. 【清】朱彝尊《苏小小墓》

小溪澄，小桥横，小小坟前松柏声。碧云停，碧云停，凝想往时，香车油壁轻。
溪流飞遍红襟鸟，桥头生遍红心草。雨初晴，雨初晴，寒食落花，青骢不忍行。



12. 【宋】司马槱《金缕曲》

妾本钱塘江上住，花落花开，不管流年度。
燕子衔将春色去，纱窗几阵黄梅雨。
斜插玉梳云半吐，檀板轻敲，唱彻《黄金缕》。
梦断彩云无觅处，夜凉明月生南浦。



12.【宋】司马樾《金缕曲》

妾本钱塘江上住，花落花开，不管流年度。
燕子衔将春色去，纱窗几阵黄梅雨。
斜插玉梳云半吐，檀板轻敲，唱彻《黄金
缕》。梦断彩云无觅处，夜凉明月生南浦。

11.【清】朱彝尊《苏小小墓》

小溪澄，小桥横，小小坟前松柏声。
碧云停，碧云停，凝想往时，香车油
壁轻。溪流飞遍红襟鸟，桥头生遍红
心草。雨初晴，雨初晴，寒食落花，
青骢不忍行。



余秋雨评苏小小

苏小小的形象本身就是一个梦。她很重感情，写下一首《同心歌》“妾乘油壁车，郎跨青骢马，何处结同心，西陵松柏下”，朴朴素素地道尽了青年恋人约会的无限风光。美丽的车，美丽的马，一起飞驶疾驰，完成了一组气韵夺人的情感遗像。

又传说她在风景胜处偶遇一位穷困书生，便慷慨解囊，赠银百两，助其上京。但是，情人未归，书生已去，世界没能给她以情感的报偿。她并不因此而郁愤自戕，而是从对情的执著大踏步地迈向对美的执著。她不愿做姬做妾，勉强去完成一个女人的低下使命，而是要把自己的美色呈之街市，蔑视着精丽的高墙。她不守贞节只守美，直让一个男性的世界围着她无常的喜怒而旋转。

最后，重病即将夺走她的生命，她却恬然适然，觉得死于青春华年，倒可给世界留下一个最美的形象。她甚至认为，死神在她19岁时来访，乃是上天对她的最好成全。

幻情奇彩，前无古人：李贺《苏小小墓》

幽兰露，如啼眼。无物结同心，烟花不堪剪。
草如茵，松如盖。风为裳，水为佩。
油壁车，夕相待。冷翠烛，劳光彩。
西陵下，风吹雨。



作品赏析



这首诗，被**钱钟书**先生在《谈艺录》中，评为“**幻情奇彩，前无古人**”。

全诗以景起兴，通过一派凄迷的景物描写，幻化出一个隐隐约约、飘飘忽忽的人物形象，把写景、拟人融合为一体。

站在空旷的山谷，诗人宛然看到一位美丽的女子，正向我们走来。你看，那空谷幽兰上晶莹剔透的露珠，多像她当年含泪凝眸的双眸；那墓地上的芊芊绿草，就如她当年用过的茵褥，那么轻柔，那么柔软；那墓旁的亭亭青松，就如同那油壁车的车盖，为她挡去风雨，挡去尘埃；清风吹拂，那是她美丽的衣裳在飘动吧；流水叮咚，那是她身上的玉佩，在轻轻地响动。她身前坐过的油壁车，也好像依旧在苦苦地等待着前来幽会的情郎。



你看，她是那样的美丽多情，那样的一往情深。她静静地站在山谷里，像兰花般圣洁、无邪。她含情而视，裙裾飞扬。她每走一步，就会发出环佩撞击的声音，是那么的悦耳动听。

然而，她的美丽和才情，虽灿若烟花，却无人怜惜、珍视，转眼就消逝了。只有，那冷冷地翠烛，在徒劳地泛着光彩。那昔日和情郎相会的西陵，如今也只剩下一片凄风苦雨，任风吹雨打了。

但即便如此，也熄灭不了她爱情的火焰；任岁月流逝，也始终模糊不了她美的身影。

这就是苏小小的悲哀与无奈，纵然她是那么的美丽，但她的花容月貌又能为谁绽放为谁。美丽，就如同那一朵空谷幽兰，自开至谢；等待，也像那暗淡的风中烛光，徒劳燃烧……

借别人的酒杯，浇自己的块垒

苏小小的不幸在于她的真情和唯美，真情被抛掷，美丽无人怜。李贺的不幸在于他仅仅因避讳就阻断了自己的前程。也正因为李贺来到苏小小墓前，想到苏小小是那么的美丽与真情，却无人欣赏、早早地凋零，而自身，不也是空有一身才气和理想，又有谁人知，谁人识呢？《昌谷集注》中说“西陵之冷风凄雨，不犹是洒栖迟之泪耶？贺盖慷慨系之矣”，可谓道尽此中三昧。



李贺其人

李贺，字长吉，中唐人，生于福昌昌谷（今河南宜阳），是没落的唐宗室后裔，父李晋肃，曾当过县令。仅因“晋肃”之“晋”与“进士”之“进”同音，“肃”与“士”音近，李贺便以有讳父名而被人议论攻击，不得参加进士考试。因郁郁不得志，27岁就早逝了。他是唐代诗坛上的一颗彗星。

据说，李贺身材瘦削，两眉几乎相连，手指很长，能够苦吟疾书。成名较早，18岁即以一首《雁门太守行》受到韩愈的赏识。

作为宗室后裔，他自视甚高，在诗中一再以“皇孙”“宗孙”“唐诸王孙”称呼自己，希望致身通显，获得较高的地位和享受。



但因其家族早已败落，家境颇为贫寒，又因避父讳而不得参与科考，空有一腔热血、理想与抱负不能实现，空有一身才气却无处施展。

李贺一生是在极度苦闷、压抑中度过的。既然生不逢时，怀才不遇，李贺只好流连山水，寄情文字。他写鬼怪，写死亡，写游仙，写梦幻，用各种形式来抒发、表现自己的苦闷。

李贺的诗歌现存有《李长吉歌诗》，存诗250余首。他的诗以想象丰富、色彩冷艳、风格险峭、意新境奇而著称，又叫“长吉体”。

李贺的“鬼诗”，大约有十余首，不到他全部作品的二十分之一。然而“鬼”字却与他结下了不解之缘，被人目为“鬼才”、“鬼仙”、“诗鬼”。



《苏小小墓》是其中有代表性的一篇。我认为，也是写得最好的一首。无论从形象的塑造，到意境的渲染，到情感的把控，都堪称佳作。这首诗里还特别善于遣词造句，一个“幽”字，“冷”字，将读者拉近一个凄清迷离、冷寂孤绝的艺术世界！正如黎简所言“通首幽奇光怪，只纳入结句三字，冷极鬼极。诗到此境，亦奇极无奇者矣”，果然是冷极、鬼极、奇极呀！